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八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庭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定興宣平二王世家

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驥勇善戰多智筭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

帝亡與其主遁于沙漠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以裨校從征卜漁海子喀爾喀之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元將布昆特穆爾畧地抵延川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蒙古之侵邊者至鴻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敵于黑松甲戌從征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為霸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

王曰為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薊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畧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覆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真定王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寡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王顧王而笑謂必從若吾

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就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匹復從王敗安陸侯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辰抵大寧鼓之午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李景隆之衆北平圍解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曹國公収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王與諸將謀之王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王悅悉師

而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來戰玉以麾下馳之挫其
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僇數十萬追擊至濟南圍其城
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
遇而麌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王
死戰得解玉不知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
人玉亦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哭之慟謂諸將勝負
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
咽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玉

軍中器宇偉壯顧盼有威容既居輔喪墨衰飲泣從事
進攻東平搗汶上轉戰靈璧入泗州取揚州渡江定京
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信
安伯食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而追封王為特進右柱
國榮國公謚忠顯居二歲上謂功臣淇公福成公能等
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恨乎二公頓首言臣
等皆以微勞冒上賞亡所復恨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
獨封公而玉之子輔頗自積戰功今者尚稱伯位諸徹

侯下語未既而上曰吾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
千五百石世襲改給誥券又明年而安南叛臣黎季犖
詭姓名胡一元而名其子曰查挾詐弑其主且叛命上
怒拜成國公為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上察知
輔沈雄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為右副將軍與左
副將軍西平侯歲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
軍兵部尚書劉雋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
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亡

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禡纛前驅至
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翠父子二十罪深入
抵雞陵關譏傍有伏卒發兵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
嘉林縣別將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譏知左副
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往會之輔
用法嚴所至皆整謐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州守
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都及三輔郡
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為土城城與柵連凡數十餘

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于江外設捍木護之其偽東都
守備頗嚴密列象陳柵內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
兵者不能十一欲以老我師輔遂移軍三帶州招市江
口伐木造舟以進師上知成國公薨即命輔為征夷將
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春北討卒于軍而岐陽王
文忠代之遂鼓諸將建勳雁門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
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驃騎朱榮擊賊于嘉陵江北大破
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特高峻下設

重濠濠外復為坎坎外皆蒺藜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
賞募死士為雲梯夜蠟附而上賊于城中列象陣以鬪
輔風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
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擣西都季蹕急焚其宮室倉
卒遁入海分兵破生歛潭舍二江之援卒于是三江路
宣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叛命輔自注江渚進兵悉薄
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
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陳封襲敗之追奔至悶海口盡

獲其舟遂畧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羣兵于魯江獲大
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
關大破之于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為赤
乘勝長驅至黃江抵閩海口季羣父子夜遁輔自率步
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羣父子走乂安遣都督柳
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循舉厥江進至自南州竒
羅海口獲季羣及次子衛國王澄于海口山復獲偽主
蒼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

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
物無算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為交趾布
政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
稱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冠服玉
帶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蹕
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敗
績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擴者起兵以
應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皇季擴稱

大越皇改號曰重光勢強甚輔首破其喝門江柵進平
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釗等大兵出鹹子關破賊于江
鹵斬以萬計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破其首帥鄧景異
鹵斬甚衆走景異而季擴使使來告糸故陳王後興滅
繼絕唯上國圖之輔怒曰嚮者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
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若已反矣即真陳王亦僇不赦
梟使者首以徇麾兵由福城江轉入神投海窮追之于
美良縣山中獲簡定及偽將相陳希嵩等檻送京師伏

誅復破賊支黨偽王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上召輔旋師時季擴鄧景異等竄海島猶未獲也乘輔之歸即嘯衆復反使使乞降上授以布政使叅政偽若欵者而蠶食鄰境自廣且不已于是季擴與景異稱皇號大虞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于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賊黨黎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于神投海生獲大將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衆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使領乂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達家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
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
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
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樂安心憚輔而使所親信人枚青入約為內應事成裂
數郡而王之輔即執以獻上鞠之得其實而會樂安之
鄉人李御史亦來告變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
卿輔對曰高煦外武而內怯無能為也願假臣輕騎二
萬星馳為陛下縛之來上曰倚卿一人足辦第朕初即
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奏決重
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于朝以枉者五十六人上
詔讞而釋之囚之有審自輔始也輔威名轉盛而久握

兵上乃解其柄使朝夕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叅論治理賜璽書褒諭以古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賚白金百兩繡麟衣一襲銀鞍馬一匹無何免常朝俾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腆洽正統初仍知經筵監修實錄凡三被賚如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內秉張甚于羣臣無所不凌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己巳振挾天子親北征額森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

嘿嘿不敢言從至默特死于難時年七十五追封定興
王謚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憲
廟閱騎射于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五十
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子太
傅再加太傅孝宗初知經筵事監修憲宗實錄錄成進
太師兼太子太師賜如前改掌後軍都督府提督十二
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武宗初復知經筵事
監修孝宗實錄錄成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賜璽書褒

美白金文綺寶鈔朝朔望懋為公者六十六年為太師
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修國史十
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遣代行富侈為東第冠後庭數
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寧陽王謚恭靖
而生平無他藝能以敦重善為儀而已萬曆中例奪王
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八尺而恆
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與奉冊禮加
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監修世穆二廟實錄穆廟錄

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嗣

弇州外史曰王始事故元位掌武自拔歸明積伐而冠
霸僚復識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畧可稱也輔之
雄武宏算信威荒徼儕爵九命冠秩三台赫赫具瞻者
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憲之暨身膏草野夫豈耄昏使
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策固宜爾嗟乎數也誰能違之不
然懋遵何德而貴富壽考令終顯融至此也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戍
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文皇帝起義積功至中都留守
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敵接角鬪戰者三十餘年
自守備至參將副總兵遂為鎮朔將軍總兵于宣府其
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伯歲祿千石予鐵券
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
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

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顧盼有威容敵之挾上皇而
過宣府也謙出竭睥睨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
使永進之上皇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
上皇自南城復覩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
于門者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
以對不為浮飾往往稱旨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
亨而內疑厭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洩分領大營
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廄馬寶刀

玉筭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上崩以屬皇太子
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率兵治裕陵方中
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都督府事詔修景
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以諸道操卒永復總
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
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為
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于是物
情漸歸永以為有古范燁父子風荆湘大盜劉千斤石

和尚等作亂永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鹵薄九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于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聰等百餘曹籍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百二十石未幾竒木嘉色棟寇掠大同永復以平北將軍大出兵拒之敵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勲追封及三代

當阿羅寇延綏永以平寇將軍與左都御史王越擊之
擒斬以萬數獲駝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敕即軍中予
世侯留鎮三邊他寇復屯柳榆莊諸處出沒為患永復
與戰敗之克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欲盡論諸將士功
于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賊十一人斬首二百
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沒者六百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
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
人矣而今又欲益遷三千一百二十人于格太踰濫詔

乃弗予尋入侍經筵再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
錦衣衛百戶歲益祿六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
入中貴人汪直門遼東巡撫陳鉞適報北兵結三衛入
塞為邊患請擊之王越知敵弱易勝也計必永出討而
直監其軍已得叅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
改越命以授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
千餘區斬首捕獲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
公直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

直異而更媚之會敵攻延綏永遂為平寇大將軍與越
直合兵出塞越偵知敵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使
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各二
馬從他徑掩威寧敵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遠所費
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敵已悉餘衆遁
去一無所獲于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蔭錫踰等而永
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逾謹而與越合不敢持異矣
尋積前後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加太子太傅

歲益祿三百石予鐵券追封及三代復以大將軍出征
敵伊蘇穆爾於大同海東山等處大破之擒斬首級百有
二十獲駝馬牛羊數二千甲仗三之賜世公爵再予誥
券復為鎮朔大將軍總大同宣府兵北禦敵還加太子
太師永前後凡八佩大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徹侯將最
名用法嚴持重有威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
貴人直少年慄銳喜功名既挾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
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

以北兵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閭而優者阿丑嘗于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挾雙斧狼狽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為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上為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閭交惡而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背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

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闥見顏色永亦自有內主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被命典治茂陵方中工完進太師改領
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邊徼稀警急師不
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為太師懋領經筵
監修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于勛臣肺腑無
三朝有大禮歲時迭為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
宣平王初謚武襄以同父謙謚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
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興援詔

特予襲一輩暉長身美髯器宇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
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
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
軍都督府事敵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
罪暉遂為征北大將軍與太監苗達右都御史琳討之
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
為榮兵出塞擣敵會大雪敵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
苗達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

獎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于路上特御奉天
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所得敵首三級
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九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
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為誣固請罪之上
難苗達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
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
廟明年復出拒敵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貴人
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祚充皇后納徵正使

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他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
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騏不得嗣公仍為撫寧
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鎮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
姚鏘破平田州僇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
黨衆叛以不時宣敕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
岳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湖廣召還卒

弇州外史曰永為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然未
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為國虎臣者垂四十

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適誅不及歿而贈王子孫徹侯世世勿絕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覩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平輩良可嗤矣

故帥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奇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為推其支干曰是

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為郭公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瞽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橐日益盈遂大買田宅為定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俱精積善踰于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弛其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橐椎牛酒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盜起淮南北子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而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

業獨身仗劍趨濠為門者所止以為間諜將聞之子興
而害之子興適行巡驟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竒
之置帳下俾長十夫且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
驍勇善戰每出則高帝從傍翼衛跳盪無前斬首捕生
過當于是高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定遠
與子興為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托子興
曰為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己女一日謂其妻張夫人
曰吾部曲不為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且貴馬氏女

亦當貴遂女之是為孝慈高皇后時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顛而粗口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輒以昧爽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酬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高帝乘間說曰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權將他往于子興乃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大趙均用各以其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盜魁有名也而爭

推之更出其下彭大頗有權畧子興畧心伏之與相善而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于是德崖謀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于德崖寨高帝適行剽他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以觀其變曰郭公吾生父也其可緩乎亟馳至家問知其為德崖縛曰唯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馳以語彭大大乃怒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之則膚撓矣已而元

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守凡五閱月始解去彭
大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而子興等為元帥如故乃
使高帝行收兵得七百餘人自益復使高帝以三百人
往誘劫定遠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
張知院橫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高帝以其兵攻下
滁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往亡
何二人爭權而閼其部曲乘而鬪多創死彭亦中流矢
死獨趙均用存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興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曰背德不祥公昔
困于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肉敵手矣得濠
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孰大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
部之在滻者兵勢重可慮也均用悟乃縱子興率其兵
萬人入滻而高帝所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
悉收其兵已有讒高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高帝
權奪其左右用事者使夷于他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
委之高帝益自力每戰輒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獻子

興益不憚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張夫人悅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股掌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用高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滌自王高帝曰滌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夫滌山城也不可以進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為之寢會滌饑子興與諸將謀所向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計取之為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為元服裝以四橐駕載物偽若行賞者將而前

以襲和陽而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
從別道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額森特
穆爾閉門為飛橋縱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元師追之
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麾其衆奪門入遂
取和陽元師潰高帝復收絳衣兵得三千餘人前與天
祐等合大敗元援師于北門已復敗其太子托卜堅兵十
萬人和陽之守遂固亡何濬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
食于和陽高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

師德崖謂高帝曰若翁來吾且他往帝乃使密報子興使為備而身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共事高帝曰不敢強也雖然願公母先而留部署不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高帝指而高帝方出錢德崖軍中故人二十里而報軍亂遂為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于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子興聞高帝被留大驚如失左手別遣所親信為質使贖高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性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高

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死時兵
不能當高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高帝孫德崖
聞而欲來有其衆時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
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于偽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
林兒命以郭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高帝為左
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高帝怒不受而畧巢湖兵破曼
濟哈雅渡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三子顧纍然北面焉
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于賊死少者

以失職謀為不利死或曰皆高帝意也子興遂絕有一女為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高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追封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詔太常丞張來儀為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云故因國史而叙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真龍于豫且之網而活之且假以雲雨焉

非子而子非女而女高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
大中道而殂顧肩斬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
哉焉足當報哉

弇州續稿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八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史傳

韓宋潁三國公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
笑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元末劇盜起汝潁間淮南北

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高帝為漢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畧滻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問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為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羣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關通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令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

朝夕為上謀笑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欵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角觝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強也尋子興死上代總其兵鎮和陽而元衆猶盛王孚托卜堅樞密班珠爾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上悉

俘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算令執戈者屈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械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曼濟哈雅兵長驅汎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虜畧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

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亡何從克
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
悉置之法善長力救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
與諸將謀奉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
相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
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
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
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持

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為更誘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猶仍元制尚右故

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榷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袞民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上不聽語見徐達傳善長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内心上曰吾居恒笑

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效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母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名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上從容謂羣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

諸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
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
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羣臣勸進
凡三表乃許以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于上帝皇祇
稱帝賜英賢為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
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冊寶于太廟尋立妃馬氏為皇
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始改中書左丞相善
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非典禮也

母狃於近戾於古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于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

行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
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
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
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
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
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
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剝繁治劇和輯

軍民各靡怨謔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齊文
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
寬博有器畧然意思不能專平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恣
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又與中丞基爭法
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昶楊憲汪廣洋
胡惟庸晁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
貴富極意稍溢而勸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
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家百五十守仗士

二十家與魏公等喻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粲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為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為太僕丞二子仲佑皆為羣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稱之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子祺

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
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
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勅
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
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女兒妻善長弟存義子佑

相表裏為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
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
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為外應
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為者寧
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
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
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為又旬日惟庸謂善長延之
東西嚮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

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羣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為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

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羣臣請朝賀不
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
南又預議文臣贈封並蔭叙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
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勳臣猶前善
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
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
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
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

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于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為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為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為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羣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為流涕至右順門謂羣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
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羣臣歸而自經死佑伸及吉安侯
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
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為留守中衛指揮次
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
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為稱冤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
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
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

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胡惟庸則猶子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蠶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

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即善長功胡能比蕭鄼侯哉爵為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于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憚人亦

不異議者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屈法以寬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何曖昧少證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視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繇泗徙光州再徙濠之定遠遂為定遠人父文質有三子長曰

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
勝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
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少年數百人
立砦以自固屬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舍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為我計安出國用曰
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帥懦
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仁義勿
貪子女玉帛若羣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

吾心也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進勝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湖水寨兵遂賛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額森兵盡覆其衆獲之赦額森與盟插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額森果叛而為其下所殺子兆蘇復擁大衆據方山與中

丞曼濟哈雅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國用等從攻破哈雅已大破降兆蘇盡得其衆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為宿衛獨國用與勝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即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為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

平進逼我龍灣上禦之大戰于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敗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上討友諒掩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丞相劉福通請救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且下勝從解其圍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合兵下淮東尋以

勝圍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吳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圍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兗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備宮家勝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樂安守將俞勝遁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顧

汴梁謁上于行在上慰勞之拜征西右副將軍命守汴
梁還從大將軍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
子城取澤州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
伯昌于絳州獲之平陽絳州平制詔右副將軍勝居遇
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將軍楊環居和下渡河發
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獲其大將薛平章等遂度
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凌沁布進兵逼臨洮還從大將
軍攻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平前是上諭達大軍

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
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達還之五十餘日
而勝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敵
內鎮撫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弁髦之何也勝頓首
請死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
能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西右副將軍同
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巴拜之師鹵其士馬數
萬王巴拜即庫庫特穆爾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八渡

徇畧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薄征哨極于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予告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脩城隍簡士馬又明年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

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敵且分其勢
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為前鋒連
戰敗敵遂定甘肅進至伊濟鼐路降其守將巴延特穆
爾次別篤山口岐王多爾濟巴勒走獲其平章昌嘉努等
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
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所獲橐駘馬
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
復自大同討元諸將繖巴喇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

女為周王櫛妃夫人何氏卒于京上賜璽書慰藉加餐
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容委事于偏將而後行
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宮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
北討伊爾布哈勝以征西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
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
克楚擁大衆由金山數窺伺為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
西大將軍穎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叅
將南庸侯趙庸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

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
所獲納克楚部將鼐喇固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
謀敵有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
其平章多喇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
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
金山納克楚見鼐喇固而驚曰爾尚在乎鼐喇固頗為
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克楚喜即遣其左丞特默齊
等至勝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喻金山至女直奎騰降

納克楚之將慶國公袞通初納克楚分其衆為四一曰
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輜重富
于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前逼納克
楚度不敵乃因鼐喇固請降勝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
納克楚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噴噴曰不復與我有此衆
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酒與飲甚洽納克
楚別酌所携酌醡玉讓之先納克楚即先飲復酌醡
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納克楚讓弗肯衣玉

亦持弗飲久之納克楚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
公茂者勝子婿也時在坐勇而疎勝故欲兒子畜之茂
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方言謂茂此且
欲遁也茂遽前搏之納克楚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
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克楚馳而見勝
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
將衆通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
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克

楚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獲遺車四萬五千輜馬數千匹傷瘻及老弱二萬四千餘人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克楚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于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克楚故且計勝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

如調東昌等處番兵下雲南按行永寧戍僉山西平陽
諸郡邑兵大同屯牧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
太師時列勲臣望重者八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
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
號為雄勇又時時失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
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
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

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鴛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為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能相掩謫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俟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為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

勝傳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冠絕一時元季避亂潁川碭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

焚燒上都宮闕蹣跚龍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
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
將忽忽無所展聞高帝舟師伐江州而歎曰此吾主也
以所部謁見于小孤山上奇之俾為別將屬常遇春從
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于鄱陽湖友德操輕
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
之涇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征圍武昌城
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

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鎩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畧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秦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于馬驥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將珠辰于安豐所過焚其積聚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敢調其衆方肆掠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

李二有驍將曰韓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
師乘而進遂敗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于野使
皆卧槍以待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
囂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上大悅
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叅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
第翌日復命中書叅議李飲冰楊希聖攜音聲伎人一
部就友德飲飲冰等裸而酣上怒皆黥之而喻友德曰
若擐甲胄出百死一懼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

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函復召喻友德曰漢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德遂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丞相伊蘇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追至伏而迴師擊之伏盡發伊蘇敗走遂取萊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收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東臨清

滄德進克元都以精騎偵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
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從
狗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保自
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士五百
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保乘驛馬
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其士馬四萬
餘復敗賀宗哲于石州擊四大王逐珠辰至宣府敗圖
魯卜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入關走張思道于鹿

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友德以驍
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預賜白金文綺從上典
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收其士馬輜
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平章
蔡琳遂入沔分兵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
饋運不繼還軍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
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
列山上蜀兵驚遁凱還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
知大都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
廖永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為征西副將軍由
秦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
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
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
在巧遲勉之友德疾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
使人覘階文守禦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攀援巖谷晝

夜兼行抵階州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
遂趨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脩橋以渡
拔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
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
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船成遂
渡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
以援漢州至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士
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擊大

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巨象載
甲士前列友德勒强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壽兵蹣
籍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得木牌書率所部直前
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僞主明昇降壽等聞之乃籍府
庫倉廩反縛詣軍門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邑之未下
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上大悅曰賴川侯友德冒
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
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十表裏人猶以為薄未厭云是

時故誠意伯劉基上平蜀頃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為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實勒們突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多爾濟巴勒獲其馬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布哈降太尉索諾爾等獲馬萬匹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

巡長城外友德為前鋒敵聞之絕漠徙去追獲其平章
鄧博囉特穆爾等還軍鎮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
謂漕粟須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
之卒運之入省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者道
頗遠為通清河涞水故道便其二流民越境為邊患不
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便其三古北等隘舊
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之費夥而不收實效宜發兵
千人代之戍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糧厚卹

之使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上報
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
王講武荆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
發兵駐延安以備巴延特穆爾偽請和上乃陽召和還
而留友德以誘之巴延特穆爾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
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其衆縛以降上將下雲南
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
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欵還獻馬五百匹上

別選內廐良馬十五匹賜之當濟勒布哈寇邊復以征
夷右副將軍從大將軍達出塞抵北黃河夜覆其灰山
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為征南將軍
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步騎三
十萬討雲南軍行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
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
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
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

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
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
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
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
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佬狹諸苗望風降至普
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咱爾幹爾密遣其司
徒達爾瑪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筭勒兵至白石
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別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

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單渡悉師薄之右副將軍馳
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擒達爾瑪
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謹聲聞遠邇友德遂自
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
平兩將軍遣徹侯曹震等分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
撒欲通胡海洋兵循格孤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
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
奮乃前為陣蠻靡集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

三千餘級蠻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澂江武定及諸路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縋兵搜山谷亡脫者其強首鬻翠亦降雲南悉平時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窺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校瘞戰骨廣屯

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
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之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
封賴國公食祿歲三千石予告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
綺帛二十表裏鈔百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
子忠尋以征西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元將納噶
楚于金山盡降其衆大將軍以謚名歸留友德撫降衆
尋亦名還率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部落反者
東川蠻復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復以征南將軍率諸

軍往討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咱爾道築平夷千戶所進
擊阿咱爾破之斬首千餘級阿咱爾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
詔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為征夷前將軍率副將軍趙
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襲
元太尉鼐爾布哈丞相耀珠等降之悉收其部落駝馬
輜重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
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四綾
十足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為衛再以征夷將

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于淮北山東北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實哩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嘗請懷遠田千畝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何居友德慙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

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餘次失身冒百死而無一足稱及其遇真主虎變龍從亦不虛下策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上公嗚呼天哉當時特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鳴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勲取巴蜀定滇筰其昱昱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為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

反死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平王數稱子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超為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酋瘦脖子鹵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南轉

戰平之事見潁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夷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噶楚降之并降其衆十餘萬遂即軍中拜征夷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謀元主特古斯穆特爾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州間道襲之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曼濟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元帝與其太子天保努丞相實勒們知院納恰等數十騎遁

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努后妃宮主百三十餘人吳王多爾濟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頭牛羊十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其傳國璽寶玉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師哈喇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駘四萬八千餘匹捷聞上大悅使使齋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五匹然猶面責數之

擬封梁國公噲唶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鐫其過于鐵
券尋討平散毛峒擒土酋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
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
賜鈔千錠尋詔還鄉錫金帛給兵如賴國公尋與魏曹
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上手詔慰勞之
比于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
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
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

伊埒特穆爾反使王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
破其衆伊埒特穆爾走栢興王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
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
為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王
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頴二公下詰曰我乃不堪太
師耶王故恃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
田民訟之御史為置獄王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
關吏以夜不時納王大怒縱兵毀關入上聞之不善也

玉間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謂所親上疑我矣遂謀反為
錦衣指揮蔣瓛所告獄具磔于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
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謀
死者可一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蜚語
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
與抗者

弇州續稿卷八十四